

# 制定重视经济质量和持续性的 “超越 GDP” 指标的动向

小岛 明

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、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

日本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制定标准从 2016 年 12 月公布的第 2 次速报值起有所更新，在此影响下，预计 GDP 将上调 3%，即增加 15 兆日元以上。政府强调“新三支箭”的目标之一是到 2020 年将名义 GDP 提高到 600 兆日元（2014 年度为 486 兆 6000 亿日元）。虽然达成这个目标比较困难，但修订 GDP 计算标准的计划将成为达成上述目标的有利条件。



小岛 明

不过，GDP 标准的修订并不是随意性的。5 年 1 次的修订时机原本就是既定方针，而修订的重点，即将企业的设备投资算入 GDP 这一内容遵循了 2008 年修订的国际标准。美国和德国已经分别在 2013 年、2014 年过渡到了新标准。在新标准之下，美国 2002 年至 2012 年的 GDP 实际增加了 3.0%-3.6%。根据内阁府的推算，日本 2001 年至 2012 年的名义 GDP 也将增加 3% 以上。

## 依旧持续的 GDP 竞争和迫切需要探索“超越 GDP”的经济变化现实

一直密切关注“超越 GDP 指标”制定动向的元立教大学教授福岛清彦表示，GDP 这一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的英国。英国先于欧洲各国形成了统一的国民国家，并与荷兰及法国等周边国家战事不断。英国国王需要了解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以此作为开战的基础，于是命令威廉·配第推算本国的经济生产总值。配第将自己开发的计算国家经济规模的手法称为“政治算数”。正如配第的命名所示，GDP 是基于政治目的的国力计算。国王赋予配第使命的目的并非统计经济情况，而是为了把握各阶层的收入和纳税能力，为下一次战争做好准备。福岛指出，表示统计的“statistics”与表示国家的“state”本是同一语源，因此统计原本指的是，与国家相关的，尤其是与税收相关的数据（《日本经济质量世界第一的原因何在：联合国的超越 GDP 指标告诉你什么

是真正的富裕》，2016年，PHP新书）。

现代的GDP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。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，要使美国摆脱经济萧条，需要确切了解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，于是委托此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·库兹涅茨进行推算。世界上第一个国民收入统计（GNP）由此在1934年问世。由此诞生的GDP（GNP）统计此后与凯恩斯理论相结合，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。其结果就是，GDP作为衡量工业化国家经济健全及强大的指标，成为了各国在政策及政治上尤为重要的战略指标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

然而，在世界从工业化国家时代向服务化、信息化的后工业化国家时代过渡的现在，无论是GDP还是GNP，都已无法全面反映实际的经济情况。尽管如此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，以及安倍政权下的日本似乎依然十分重视GDP，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

让我们总结一下全球关于GDP方面的讨论。首先我们来关注2007年的伊斯坦布尔宣言。说起该宣言，大家都知道次年2008年提出的器官移植与器官移植旅游宣言。然而于此同时，欧盟（EU），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（OECD）及美国民间团体等27个组织和30多名个人参与了有关GDP的讨论，由此提出的宣言预示着有关GDP的讨论迎来了重要转机。宣言向全球专家呼吁，“要制定出超越GDP，能够体现出社会进步、福利及其长期进化的更高质量信息”。对此，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请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·斯蒂格里茨探讨“代替GDP的新统计指标”。斯蒂格里茨号召全球24位有识之士共同探讨“超越GDP”，并于2009年9月发表了《斯蒂格里茨报告》（日语书名为《衡量生活品质：超越经济增长率的幸福指数提议》福岛译，金融财政事情研究会出版）。在该报告的前言中，萨科齐指出：“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及子孙在未来面对因金融、经济、社会及环境灾害而变得千疮百孔的世界，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生活、消费以及生产方式。我们必须改变支配社会组织及公共政策的各种标准。前路还有重大的革命在等待我们。”。

## 联合国已经在超越GDP标准开发上有所行动

2011年4月的联合国大会专门抽出1天时间召开了开发超越GDP标准的研讨会。在研讨会上，与会者们讨论了斯蒂格里茨报告，全会一致通过了决议，请求联合国统计局开发新的统计指标。

2012年6月联合国首次公开GDP统计新标准。这其中，20个国家从1990年至2008年的3类资本（人力资本，制造资本和天然资本）的总量被算入GDP，另外除了每年的经济增长率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也被重视起来。经合组织（OECD）也指出，“除了经济增长，对福利厚生的改善和增加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政策也必不可少”，并由此呼吁在GDP的规模以外，应努力改善测算福利厚

生发展程度的环境质量、健康状态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（自由时间等）等 11 个指标（2015 年版《生活质量报告》）。

超越 GDP 的讨论正不断扩大。这是因为适合工业化国家的 GDP 和 GNP 指标在 21 世纪的后工业化社会，已经无法完全反映信息·服务化经济以及快速的技术革新而带来的经济·社会结构变化，重视环境等价值观变化的一系列新现实。

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戴安娜·科伊尔将 GDP 无法衡量的现实列举为①由于产品的多功能化·多样化，及供应链中国际分工的进展，除了国内生产之外，在国际分工中的附加价值能否被确保，②产品·服务的品质提升和消费者满意度的提升，③与气候变动、人口变动、资源枯竭等密切相关的经济存续度和可持续发展度（戴安娜·科伊尔《GDP：一部简短而深情的历史》2015 年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）。

日本由于通货紧缩，名义 GDP 依然停留在 20 多年前的水平，经济情况持续处于基本没有增长的停滞状态。由于日本一直以来的经济体制，类似英国脱欧等国外因素对日本的影响会比其他国家强烈很多，而安倍的经济政策虽然对外宣称有所成功，但大规模的刺激需求政策仍在不断上演，潜在增长率迟迟没有增加，仅仅徘徊在 0.5% 左右，持续的“GDP 停滞”引发的问题为数众多。而于此同时，日本在超越 GDP 的国际性讨论中落伍其实也是一个问题。尽管欧盟因为英国脱欧而摇摆，但欧盟 2020 年战略已经按照斯蒂格利茨报告制定并开始实施。于 2010 年 3 月通过的欧盟 2020 年战略，在 32 页的战略文件中一次都未提及 GDP 的表达就是一个明显的象征。

[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。]

---

**小岛 明**

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、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

---